

KALDI

## 在封锁和病毒之间选择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十月的第三个周末，也是英国夏时制的最后一周。欧洲新冠疫情继续蔓延，伦敦上升为二级封锁，这意味着在宵禁和六人令之上，不能与朋友在室内会面了。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赶紧在封锁实施的前一晚，与住在附近的好友聚了一次，两家人，坐在饭桌的两头，保持着距离，快到午夜十二点封锁令正式实施之前，道别回家。

这是新冠疫情中的生活新常态。原本计划期中假前往朋友在意大利山中的家里小住一周的，但几经犹豫，还是取消了。主要是因为周四政府突然决定，所有从意大利旅行回伦敦的，必须隔离两个星期，这样儿子就会一个星期不能去上学。

生活在新冠新常态中，保证儿子能去上学，这最重要。

从三月中旬停课到九月开学，将近六个月。儿子先在网课的混沌中沉浮了几周，然后就是浸泡在日漫的汪洋大海里。郁闷，沉默，疫情的居家禁足、社交距离，让反叛残酷的青春

期更为艰难。所以，八月份“父母是否觉得孩子返校安全”的讨论，我们是没有“否”或“可能否”的。失学的孩子们比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受伤害的可能性更大，这也是我们所信。

儿子开学的第一天，早上为他准备行装，就像送他上战场。在他的书包里放了口罩、洗手液、零食和水。出门前还是禁不住会啰嗦几句：和同学保持距离，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，下午回家坐公交车时，最好不要碰东西，下车后一定要用洗手液。让人稍觉欣慰的是，郁闷了六个月的儿子，下午回来后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忘记了和朋友在一起有多好！”放学后和朋友去小店买零食，是一天的亮点。

就这样，垃圾桶里多了不少可乐空罐和糖果饼干的包装纸，但上半学期的六个星期，儿子没

有缺过一天的课。

九月下旬，大学生也纷纷返校，集体感染此起彼伏，每天都有数百名学生测试阳性，数千名学生开始自我隔离，学习都已经改为网课。于是，有人问：这是明摆着会发生的事，为什么还要让学生们返校？

牛津学期特别短，每学期只有八周，所以，女儿返校时间是在十月初。虽然春天的网课颇有效果，该写的论文、该做的项目，她都一一完成。但已经错过了一个学期的校园生活，许久没见朋友，虽然知道返校就是进入了病毒的温床，但只要

没有传染给我们的可能，女儿是没有顾虑的。给她准备了非接触的体温计、酒精洗手液、消毒纸巾、口罩等物，也如同送她上战场。十月三日，据说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最多的一天，那一天全英的雨水可以填满整个尼斯湖。从伦敦到牛津的高速公路上大雨滂沱，担心车里堆得满满的被子衣物

等肯定都要湿透，但没想到，到了宿舍卸车的那半个小时，雨竟然奇迹般地停了。

为了让学生们避免去市内的酒吧，女儿学院在中央草坪上搭了个大帐篷，把学生酒吧开在里面。每个学生都要签署一份社交距离保证书，第一天大家还小心翼翼遵守着，但到第二天，社交距离就已全被忘却。女儿常常庆幸自己去年高中毕业，有过毕业典礼和舞会，也坐火车环游欧洲一月，大学入学时也有过正式的“新生周”。今年的新生，是已经失去了高中毕业季的一代。如果让年轻人在封锁和病毒之间做选择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宁要后者。

自从三月以来，大家就在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之间，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，进行着权衡和选择。█

**郁闷，沉默，  
疫情的居家禁  
足、社交距离，  
让反叛残酷的青  
春期更为艰难。**